

搶救檜木林與中山橋

陳玉峯

1997年11月5日的朝日新聞報導「終身熱愛鹿兒島，市民運動先驅」，鹿兒島大學名譽教授山根銀五郎的訃聞，夥同雜誌上的資訊，高雄市林素貞女士有感於台灣搶救棲蘭山檜木林，以及台北中山橋運動，寄來日本不謀而合的先例，用以鼓勵、支持晚輩的我，得以持續為台灣的自然資源與文化遺產奔走。

許是因巧緣合，當我央請澎湖郭自得老先生翻譯出這批資料後，驚訝於山根教授的本土經歷，竟然與台灣案例如此神似，特轉述分享國人。

山根教授活躍於以「不要有異議」為傳統美德的鹿兒島，是個植物學家，在1970年代，為搶救暖帶原始森林，發起反對鹿兒島的城山開發計劃運動，倡導自然保護與文化文物保存，更且讓屋久島列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，指定為世界自然遺產之一；在其退休後，則投入社會暨文化運動，尤以甲突川石橋的保存最為熱情洋溢。

鹿兒島縣、市當局以「治水上不得不拆除」為理由，擬終結歷史文物的甲突川石橋，山根教授基於氣憤，雖年逾80高齡，仍辛勤的勸募、簽名而四處奔走，卻在93年春，以腦血管梗塞而病倒。1993年8月，鹿兒島空前大雨，帶給甲突川一帶大水患，縣、市當局決定強勢執行拆橋計劃。1995年1月，當局正拆除其中一座高麗橋之際，山根氏冒病靜坐寒風中的橋上，以肉身如山之姿，捍衛文史與信仰，這番行為也成為其最後的街頭運動。不幸的是，以生命為賭注的不服從主義，不敵拆除公權，文物只成短暫記憶，而山根氏亦於97年底仙逝。然而，其遺志仍由當地市民團體秉承，形成在地文化新傳統。

林女士不僅捎來如此的資料，也寄來如「法隆寺」等日本各處世界自然遺產的報導，且不時來電與我分享她的感受與行動。有天中午，林女士復來電，告訴我說，她每週必須定時前往醫院就診，回家又多例行家務，時間永遠被律則支配似的，不由得讓她思考生命的意義何在？生活目的為啥？大部分人都很「忙」，但「忙」是「心亡」，這是不對的，應該思考

意義、價值之所在，更且，有所「感」，必須有所「行動」，這才叫真正的「感動」，台灣百年來的開發，摧毀了自然主體，導致無窮災難劫變的根源，「我雖然已有歲數，且身體狀況不佳，但我只想做個十萬位覺醒者之一，跟著陳教授走.....」，她影印任何搶救棲蘭檜木林的新資料，分發遊說親朋好友，目前仍持續進行簽名聲援的工作。

我很羞愧，也很驕傲，羞愧的是自己付出太少，驕傲的是台灣存有如此眾多的投入者。事實上歷來的運動，我們不僅面對的是整個政治結構的歷史之惡，強權與既得利益的共犯網，他們擁有全面的資源與方便，但他們絕無真愛、信仰與慈悲，更無來自土地與善良人民的祝福、支持與後盾。表面上我們一無所有，本質與根源上，我們擁有最最渾厚的單純與力量，更重要的，台灣長年來投入救林實務與支持的群眾們，從來不是為了任何個人目的、欲望、利益或無知，而就是有了這麼一群謙虛、質樸、默默在社會任何角落的推動者，台灣才能蹣跚跨出自主文化的每一小步。

心淳法師一直讓我相信，台灣山林的完整程度，實與社會人心安定、道德水準與健康情形成正比。許許多多的林素貞女士更讓我堅信台灣的希望。如今棲蘭案似乎已有轉機，中山橋則在未定之天，然而，數十年盲目經建與短暫近利的追逐，仍然不能換來全面的省思，台灣的文明依然建立在自然與歷史的廢墟之上，真誠期待更多的台灣人奮起，學習文史與自然合一的真正本土文化，為殘破國土與民族心靈，逐步建立千秋萬世的根基。中山橋的保存，我僅止於聯署，在此特以短文緊急呼籲，敦請全國民眾搶救中山橋的保育與文史再造。